

增订十药神书

原序

余自髫髻学业医道，考究方脉，三十余年，遍历江湖，多学广博者，不过言国文本形容之耳明医道，精通方术，用药如发矢，无不中的。余曰：必神人也！遂拜为师，得授奇方一册，阅之，或群队者，或三四味者，皆余目观至人用效者也，使予如久旱逢霖，夜行得月，心中豁然。自此回至吴中，一用一捷，无不刻验。信乎奇方，可锓梓者也。余以三余暇日，将至人所授奇方，并日用决效之法，类成一帙，名曰《十药神书》。盖用效者，辄记录之。今西浙大痴道人与余通家之好，用礼求授，故录以奉养生济人之功用尔。

时至正戊子春正月三阳日可久书于姑苏春先堂

潘序

余奉使渡台后，感受海外瘴疠，吐血咳嗽，公余 阅是编，照方试服，不旬日血止而嗽亦平降胃，牡丹皮、山梔等味以泻肝胆之火，然后清金补土，固其营卫，以次奏功，焉得不愈？经陈修园先生逐方详注，极为精当。余又以己意及名人所论，随笔添注于上。汪子用大令索阅是编，读而好之，用之有效，因为付梓，剞劂既竣，并乞弁言。

光绪己卯秋吴潘 书于鄂署之精白堂。

周序

予读此十方，俱出人意表，其间次序缓急，可为千百世法，即不必十方并用，要无能出其范辄用六味地黄增减，冀其收功，皆由《医贯》入手，而未尝从《神书》体会者也。彼谓肾水衰则火炎为患，壮水之主，可镇阳光也。孰知人之犯此病者，阴虚固多，而他因得亦复不少。假如从劳力而得者，其伤在足太阴矣；从忧思而得者，其伤在手少阴矣；从嗜饮而得者，其伤在手太阴矣；从愤怒而得者，伤又在足厥阴矣。皆致吐血、咳血、咯血等症，岂一壮水可以胜其任乎？总之，人身之血，附气而行者也。一脏伤则气必不调，而血遂溢于外，故逆则上出，坠则下行，滞则阻痛，寒则凝，热则散，此自然之势也。后之君子于诊视之际，闻问之余，斟酌而得其情否乎？果能于此着眼，视其病之所伤在何脏？脉之所伤在何部？时之所值在何季？思过半矣。余曾治一咯血之人，平日极劳，每咯紫黑色俱成小块者，然必是饱食则多，少食则少，不食则或少或无。予以韭汁、童便、制大黄治之，二服而安，后以补中益气加血药愈。而知者以为怪妄，予谓极平常。盖实从《神书》究心，而置《医贯》为谈料者也。

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吴门周扬俊识于星沙寓中

十药总论

夫人之生也，皆禀天地之气而成形，宜乎保养真元，固守根本，则一病不生，四体轻健。若难，盖因人之壮年血气充聚，津液完足之际，不能守养，惟务酒色，岂分饥饱，日夜耽欲，无有休息，以致耗散精液，则呕血吐痰，骨蒸烦热，肾虚精竭，形羸，颊红，面白，口干咽燥，小便白浊，遗精盗汗，饮食难进，气力全无。斯因火乘金位，重则半年而毙，轻则一载而倾。况为医者，不究其源，不通其治，或大寒大热之药，妄投乱进，不能取效。殊不知大寒则愈虚其中，大热则愈竭其内，所以世之医者，无察其情。予师用药治癆，如羿之射，无不中的。余以用药次第，开列于后，用药之法，逐一条陈。如呕血咳嗽者，先服十灰散劫住，如不住者，须以花蕊石散止之，大抵血热则行，血冷则凝，见黑则止，此定理也。止血之后，患人必疏解其体，用独参汤补之，令其熟睡一觉，不要惊动，醒则病去六七矣，次服保真汤止嗽宁肺，太平丸润肺扶痿，消化丸下痰疏气，保和汤分治血盛、痰盛、喘盛、热盛、风盛、寒盛六事，加味治之，余无加法。又服药法曰：三日前服保真汤，三日后服保和汤，二药相间服之为准，每日仍浓煎薄荷汤灌漱喉中，用太平丸徐徐咽下，次噙一丸，缓缓化下，至上床时候，如此用之，夜则肺窍开，药必流入肺窍，此诀最为切要。如痰壅，却先用饴糖烊消化丸百丸吞下，又根据前嚼太平丸，令其仰卧而睡，嗽必止矣。如有余嗽，可煮润肺膏服之，复其根本，完其真元，全愈之后，方合十珍丸服之，此谓收功起身药也。前药如神之妙，如神之灵，虽岐扁再世，不过于此，吁！世之方脉用药，不过草木金石，碌碌之常耳，何以得此通神诀要奇异之灵也？余蒙师授此书，吴中治癆何止千万人哉！未尝传与一人，今卫世恐此泯失，重次序一新，名曰《十药神书》，留遗子孙以广其传矣。

甲字十灰散

治癆症，呕血、吐血、咯血、嗽血、先用此药止之。

大蓟 小蓟 荷叶 扁柏叶 茅根 茜草根 山梔 大黄 牡丹皮 棕榈皮（各等分）

上各烧灰存性，研极细末，用纸包，碗盖于地上一夕，出火毒。用时先将白藕捣汁，或萝卜。

十灰大小蓟大黄，梔子茅根茜草根，侧柏叶同荷叶等，棕榈皮并牡丹尝。

陈修园按：前散自注云：烧灰存性，今药肆中止知烧灰，则色变为黑，而不知存性二字，大地，而未效者亦复不少，推原其故，盖因制不如法，亦因轻药不能当此重任，必须深一步论治。

审其脉洪面赤，伤于酗醉恼怒者，为火载血而上行症，余制有惜红丸，日夜三四服，但须以麻沸汤泡服，不可煮服为嘱。审其素能保养，脉沉而细，面

赤淡白，血来时外有寒冷之状者，为阳虚阴必走症，余制有惜红散加鲜竹茹，日夜服三剂，其药之配合，散见于拙刻各种中，兹因集隘，不能备登。

乙字花蕊石散

五脏崩损，涌喷血出成升斗者，用此止之。

花蕊石（火，存性，研为粉，不拘多少）

上用童便一盅，顿温调末三钱，甚者五钱，食后服下。男子用酒一半，女人用醋一半，与童便和药服，使瘀血化为黄水，服此以后药补之。

潘按：一治产后败血不尽，血迷血晕，胎衣不下，脉急，不省人事，但心头温者，急用一服灌下，瘀血化水而出，其人即苏，效验如神。

花蕊石须火 研，炖分酒醋和童便，功能化瘀为黄水，轻用三钱重五钱。

甲乙二方论

治吐血者，兢推可久。而葛先生首以二方为止血要着，明明劫剂，毫无顾忌。予由绎之，始，发热面红，无不相因而致，故留得一分自家之血，即减得一分上升之火，易为收拾。何今日之医，动以引血归经为谈，不可概用止血之味，甚至有血溢于外，吐出亦美，壅反为害。

遂令病者信之，迁延时日，阴虚阳旺，煎熬不止，至于不救，果谁之咎？倘谓引经，可必不妨少俟几日，后用补阴，元神可复。吾恐有形之血，岂能使之速生？而无偶之阳，何法使之速降？予所以一再思惟，而悟先生急于止血之大旨也。

潘按：《金匱》治虚癆症，以补虚、祛风、逐瘀为三大纲，此不易之准绳。

陈修园按：虚癆症，《金匱》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从肾虚以立法；建中汤，从脾以立法；立法，是以补虚为一大纲也。以薯蓣丸治风气百疾，虚羸诸不足，是以祛风为一大纲也。以大黄 虫丸，治干血成癆，是以逐瘀为一大纲也。三纲鼎足，为此症不易之准绳。今葛仙翁以花蕊石散，继于十灰散之后，虽云止血，实欲使瘀血化为黄水而不见血也。然自余思之，吐血既止，而离经之血，蓄而不行，不可不用此散化之。若血来势如涌泉，相续不绝，竟用此散，令其尽化为水，是令一身之血，俱归乌有，尚有生理乎？读书不可死于句下，此其一也。且三大纲因虚而成癆，医书恒有治法，而因风而致者，言之颇罕，而因瘀血而致者，除仲景《金匱》大黄 虫丸，仲景短剧百癆丸外，未有发明其旨。且《金匱》以薯蓣丸与大黄虫丸并举，意以风气不去，则足以贼正气而生长不荣，干血不去，则足以留新血而渗灌不周，怯症种种所由来也。余治吐血诸药不止者，用《金匱》泻心汤，百试百效，其效在生大黄之多，以行瘀也。附录仲景百癆丸方，当归炒乳香没药各一钱，人参分数阙，虻虫十四个去翅

足，水蛭十四个，炒桃仁十四粒，去皮尖，大黄四钱，蜜丸如梧桐子大，都作一服可百丸，五更用百劳水下，取恶物为度，服白粥十日。百劳水者，杓扬百遍，即甘澜水也。（虫，一名地鳖。）

潘按：薯蓣丸治虚癆诸不足，风气百疾。虫丸治五癆诸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风气不虫丸专治瘀血成癆之症。

丙字独参汤

止血后，此药补之。

大人参（二两，去芦）

上每服水二盏，枣五枚，煎一盏细呷之。服后熟睡一觉，后服诸药除根。

功建三才得令名，阴阳血脱可回生，人参二两五枚枣，服后方知气力宏。

潘按：世之用参者，或以些少姑试之，或加他味以监制之，其权不重，力不专，人何赖以生？古人多用于大汗大下之后，及吐血、血崩、血晕诸症，惟咳嗽去之。

丙字人参汤论

凡失血后，不免精气怯弱，神思散乱。前方虽有止血之功，而无补益之力。故有形者之阴，自注云：宜熟睡一觉，使神安气和，则烦除而自静。盖人之精神由静而生，亦由静而复也。

奈何今之医者，遇吐血家，乃视参如毒耶！陈修园按：《神农本草经》云：人参气味甘微寒无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以五脏属阴也，精神不安，惊悸不止，目不明，心智不足，皆阴虚为亢阳所扰也。今五脏得甘寒之助，则安之定之，止之明之，开之益之之效矣。曰邪气者，非指外邪而言，乃阴虚而壮火食气，火即邪气也，今五脏得甘寒之助，则邪气除矣。细味经文，无一字言及温补回阳，何后人信从宋元无稽之说，而反疑开天明道之圣经耶？此症用至二两，以失血之后，脏阴太虚，阴虚则不能维阳，阳亦随脱，故用二两，任专力大，可以顷刻奏功。但人参虽有补虚之功，而咳嗽者忌之。乘此大血甫止之际，咳嗽未作，急急饮之。若得熟睡一夜，则血从心脏而生，沛然莫之能御，即所失成升成斗，周时补之而有余矣。若睡未足而惊醒之，则血亦停而不生矣。若血止一二三日而始服之，不徒无益而有害。周氏旧注亦超，但以人参为补气之品，未免囿于俗见。然人参补阴与地黄龟板之一于补阴者不同，按其字义，参者，参也，其功与天地人并立为三，且能入肺，肺为一身之橐龠，谓为益气，却亦近道，程山龄谓贫者

丁字保和汤

久嗽肺痿。

知母 贝母 天门冬 款冬花（各三钱） 天花粉 薏苡仁 杏仁 五味子（各二

钱) 甘草兜铃 紫菀 百合 桔梗 阿胶 当归 地黄 紫苏 薄荷 百部 (各一钱五分)

上以水二盏，生姜三片，煎一盏，入饴糖一匙调服，日三，食后各进一盏，与保真汤相间服。

血盛，加炒蒲黄、茜根、藕节、大蓟、小蓟、茅花、当归。

痰盛，加南星、半夏、陈皮、茯苓、枳实、枳壳。

喘盛，加桑白皮、陈皮、萝卜子、葶苈子、苏子。

热甚，加山栀子、黄连、黄芩、黄柏、连翘、大黄、款冬花。

风甚，加荆芥、防风、菊花、细辛、香附子、旋覆花。

寒甚，加人参、桂枝、腊片、芍药。

知贝款天冬各三，二钱杏薏味天花，钱半二百阿归地，紫菀兜苏薄桔甘。

潘按：与太平丸药品有十味同，既有宁嗽金丹，不必再服此汤。薏苡仁以及桔梗、贝母，见《千金》、《外台》，治肺痿，甘草、干姜，《金匱》治肺冷之方。

紫菀、款冬、五味、百部、地黄、阿胶、兜铃、杏仁、甘草，亦从《外台》止嗽生津各方采来，所谓复方是也。肺症生姜不可轻用。

加减歌

归茅大小蓟蒲黄，藕节茜根血盛当，痰盛南星陈半入，茯苓枳实壳须将。喘加桑白陈皮等，寒甚加参兼牡桂，芍加蜡片不须言。

陈修园按：此方治久嗽，不过类集顺气化痰，清火解郁之品，以多为贵，绝无把柄。抑又思所宜，百部、款冬苦温，非血后所宜，兜铃、花粉、杏仁亦为中虚所忌，知母、贝母、天门冬、地黄、阿胶、百合性寒而滞，力亦轻微，其去市肆中之问症立方，摇铃辈之笼统配合以零卖者几希耶！然此方屡见于大家之书，如明季龚太医各刻，及《万病回春》、《寿世葆元》等本亦载之，但方名间有不同，药品偶有增减，村医用之，往往见效。余向以病患寿算未终，总不归功于此方，亦随见而随忘之耳。今得此书，始知礼失而求诸野，沾体涂足中大有入焉！转悔从前之肉眼也，究于此方未得其旨，大抵奇之弗去而偶之，一方不去而复之，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且其轻重，大有法度。加生姜之辛温以润肺，饴糖之甘，培土以生金，

戊字保真汤

治虚弱骨蒸体虚。

当归 生地黄 白术 黄 人参 (各三钱) 赤茯苓 陈皮 赤芍药 白茯苓 甘草 浓朴钱)

每服水二盏、姜三片、枣五枚，煎，与保和汤间服，每日一服。

惊悸，加茯神、远志、柏子仁、酸枣仁。

淋浊，加萆、乌药、猪苓、泽泻。

便涩，加石苇、蓄、木通、赤苓。

遗精，加龙骨、牡蛎、莲心、莲须。

燥热，加石膏、滑石、鳖甲、青蒿。

盗汗，加浮小麦、牡蛎、黄、麻黄根。

参 归地术三钱，赤白茯苓朴草兼。赤芍陈皮钱半等，味柴白芍二冬编。骨皮熟地和知柏，各一钱加姜枣煎。

加减歌

骨蒸又见悸和惊，枣远茯神柏子仁。淋浊萆乌猪泽入，遗精龙牡莲须心。小便涩要加石苇，蓄木通共赤苓。燥热青蒿石滑鳖，麻根盗汗蛎浮。

丁戊二汤方论

一名保和者。因失血之后，气血未调，率难把握。然调血者，以气为主。调气者，实肺为司其所以为保矣！至保真则气血之味俱等，大旨以甘温为主，甘凉佐之，而苦寒又佐之，未常禁用苦寒也，而与今日之用寒凉者异矣。曰保真者，大辅其正，兼泻其邪，使生机活泼，油油然而不已也。两方如法大备，然非尽用，亦姑列之，以伺去取耳。学人须知。

陈修园按：此方即十全大补汤，去川芎、肉桂，加赤苓、赤芍、生地、天冬、麦冬、五味子，肝火即雷火也。知母、黄柏以降肾火，肾火即龙火也。又合麦冬、五味子为生脉散，俾水天一气。又合天门冬为三才汤，以位育一身。最妙是陈皮、浓朴、甘草入胃，宽中行滞，导诸药各尽其运动之力，而协和共济，且药品轻重得宜，大有法度。但芍药以花之赤白别之，其根则不可辨也。药肆中另有一草，叶小根大，与芍药无异，余家山中亲见采药人握取盈囊，问之，则曰药铺所备赤芍，皆此种也。始信《本草崇原》注云：赤芍不知何草之根，今外科小儿科习用害人之说，非虚语也，方中当去之。

己字太平丸

治久嗽肺痿肺癰。

天门冬 麦门冬 知母 贝母 款冬花（各二两） 杏仁 当归 熟地 生地 阿胶 珠黄连（各一两五钱） 蒲黄 京墨 桔梗 薄荷（各一两） 白蜜（四两） 麝香（少许）

上为细末和匀，用银石器，先下白蜜炼熟，后下诸药末搅匀，再上火，入麝香略熬三二沸，丸吞下，却噙嚼此丸，仰卧使药流入肺窍，则肺清润，其嗽退除，服七日病痊。凡咳嗽只服此药立愈。

二两三冬二母如，归连二地杏阿珠，各需两五余皆两，京墨蒲黄薄桔俱。

潘按：与保和汤药品有十味同，兹加金箔用蜡丸，名为宁嗽金丹，甚效。镇定魂魄、宁安惊悸，连服五七丸即愈。心岸配送吴莲叔见之佩甚，称扬不已。

己字太平丸论

太平丸，非正方也。先生意计周密，恐人气血渐复之后，尚留一分未尽，必有一分未妥。特妙也。

陈修园按：方中润燥化痰养液，少佐薄荷以利气，无甚深义。唯杂以黄连之苦寒，麝香之走味苦寒，苦为火之本味，以其味之苦而补之，而寒能胜火，即以其气之寒而泻之，一物而兼补心泻心之妙。故凡久嗽，肺痿肺痛，得此则火不克金，而金自受益矣。《本草经》又云：麝香主辟恶气，去三虫，盖劳嗽不已，则为瘵病而生虫，非泛常之药所可治，唯麝为诸香之冠，香者天地之正气也，正能辟邪而杀虫，瘵病之有虫，如树之有蠹，唯先去其蠹而后培其根，则发荣滋长矣。况咳嗽不离于肺，肺有二窍，一在鼻，一在喉，肺窍宜开不宜闭，喉窍宜闭不宜开，今鼻窍不通，则喉窍将启而为患，必得麝香之香气最盛，直通于鼻窍而开之，则呼吸顺而咳嗽之病除根矣。旧注未阐出所以然之妙，今特补之。

庚字沉香消化丸

治热嗽壅盛。

青礞石 明矾（飞，研细） 猪牙皂角 生南星 生半夏 白茯苓 陈皮（各二两） 枳壳枳实（各一两五钱） 黄芩 薄荷叶（各一两） 沉香（五钱）

上为细末和匀，姜汁浸神曲为丸，梧桐子大，每服一百丸，每夜临卧饴糖拌吞，噙嚼太平丸，二药相攻，痰嗽除根。

南星皂半茯苓陈，礞石明矾二两均，枳实壳皆需两五，薄芩一两五钱沉。

庚字消化丸论

人见此数味，或畏其狠，即予亦嫌其峻。然先生注云：痰热壅盛，乃以上治。其不至壅盛者不可？若情形消瘦者，未可用也。是又在学人临证自明耳。

陈修园按：此方即滚痰丸去大黄，加明矾、皂角、南星、半夏、茯苓、陈皮、枳壳、枳实、滚而下，而不知不得痰之所在，徒下其粪，则反伤胃气也。盖痰者水也，水者气也，水性下行，得火则上沸而为痰，方中所以取用黄芩以清火。水非气不行，气滞则水亦滞，遂停痰不行而为痰，方中所以取用沉香、陈皮、枳壳、枳实等药，重重叠叠，以顺气、化气、行气，且水汩滥则患大，由于地中行则天下安。方中取半夏、南星之辛温，茯苓之淡渗，以燥治湿，即以土制水之义。语云：见痰休治痰是也。方中唯礞石化痰为水，质重而力大，薄荷利气化痰，体轻而行速，二味为治标之药，亦轻重各得其宜。最妙是

明矾皂角二味，凡水混浊，入明矾搅之，则浊者立刻转清矣。衣服污秽，以皂角洗之，则污者随涤而净矣。古人制方之周到如此，所疑者，虚劳之症，不能当此峻剂，然病重药轻，多致误人，喻嘉言讥为养杀，不如筹一生路而为破釜沉舟之计，尚有余望。每见痰嗽不绝，肌骨消瘦，声哑骨蒸，五更更热而汗出，早饭后皮肤虽热，而脊背畏寒，手指微冷，此癆损既成，十不救一之症。医者议论互异，而一种迂儒，谓肺虚液少，但云保肺，尤其浅也。必以六君子汤、归脾汤、补中益气汤之类常服，土旺自可生金，毋区区于保肺。因前病金受火克，但知清心，治其末也，必以清心也。此为东垣立斋之法，人人信服而不疑。且有更进一步，自夸为得张景岳之心法，谓真水为元阴，真火为元阳，皆根于命门，元阴之水中生艮土而上润肺金，元阳之火中生坤土而上通心火，阴阳互根而不相离，六味汤丸、左归饮丸、八味汤丸、右归饮丸皆为极品，自此说一行，而虚劳之证，十患九死，曷不思脾为诸脏之母，当无病时，常服补药，尚难进其饮食，长其肌肉，至虚损病笃之时，将何法补其不足，且能令其有余以生金耶？肾为寿命之根，当无病时常服补药，尚难充其精气，强其腰膝，至虚损病笃之时，又何法补其不足，且能令其有余以济火耶？乡愿为德之贼，吾谓庸医之阴毒，更甚妄医之阳毒也。近日更有袭取叶天士一派，遇有感冒，即用前胡、干葛、杏仁、桑叶、桔梗、紫苏、防风、茯苓、橘红、苏法夏、神曲、谷芽、麦芽、山楂炭、甘草为主方，头痛加川芎、白芷，身痛加羌活、秦艽，咳嗽加紫菀、百部，口渴加麦冬、花粉，小便短少，加滑石、木通、泽泻、猪苓，腹胀加浓朴、枳实、萝卜子、砂仁壳，皮肤作痒，加蝉退、白蒺藜、连翘，喉痛加元参、射干、牛蒡子、贝母，寒热往来，加柴胡、酒芩，腰膝痛加牛膝、杜仲，脚肿加木瓜、防己，病从怫郁，则加黑郁金、香附，发热不退，加白薇、地骨、青蒿、白芍，数日未愈，曰当略调其气血，加当归，酒芍，何首乌，干地黄、丹参、沙参等，出入互用。至于久病虚人，则以辽东海参、燕窝、鲍鱼、谷芽、首乌、炙草等为主，其参、术、苓、二地、桂附、吴萸、炮姜等，随症加入，而金银花炭、枸杞炭、菊花炭、白术炭、地黄炭、鲜桑枝、金银花藤、泡淡干姜渣、泡淡附子、泡淡吴茱萸、秫稻根须、鳖血柴胡、五色石芸、冬瓜子、整个生扁豆、黑豆皮、绿豆皮、西瓜翠皮之类，曰我是叶天士一派，与恒法不同。而不知叶天士居江苏，该处人腠理较薄，外邪易入而亦易出，不用仲景正法，故于《伤寒论》一部，未得师授，议论甚觉隔靴，其于杂症，胸中颇有书卷，加以绝世聪明，临症甚多，所以名噪一时。

而虚劳一症，专祖《十药神书》，不必全用其方，神而明之，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何若辈仅于《临症指南》中，食其糟粕，而伪托之也耶？

辛字润肺膏

久嗽肺燥肺痿。

羊肺（一具） 杏仁（净研） 柿霜 真酥 真粉（各一两） 白蜜（二两）

上先将羊肺洗净，次将五味入水搅粘，灌入肺中，白水煮熟，如常服食，前七药相间服之亦佳。

真粉真酥并柿霜，杏仁净研两平当。蜜加二两调粘用，灌入肺中水煮尝。

辛字润肺膏论

血去则燥，燥则火旺，肺必枯。欲从肾源滋水，而不先滋水之母，有是理乎？然肺为多气少寒，不独凉金，且以培土，人所未知也。润肺之中，意则甚美，故曰：医者，意也。

陈修园按：方中真粉，即《伤寒论》猪肤汤之白粉也。本文未明为何粉，一说即天花粉，主中土，交水火而止烦燥，而且藉土气以生金。二说俱有深义，余每用则从后说，今读先生此方，又阅周氏所注，真白粉即天花粉无疑。嘉庆丁巳岁，余应兴泉观察阿公，泉州郡伯张公聘，主清源书院讲席。日者用天花粉一味，药铺送白粉一包，其色晶莹洁白，迥出诸药之上。余传问之，答曰：此物最贱，而制造却难，惟冬月叶落，其气尽归于根，掘取，以法取汁，和水淘洗，澄之，晒干收贮，才有如此宝色，若无此色，恐伪物弗效，不如止用天花粉片之较妥也。今先生加一真字，何等郑重其辞。推而论之，《金匱》于虫病制有甘草粉蜜汤以杀虫，若虚癆久嗽，为瘵虫蚀虫，铅粉性毒，能杀三虫，今杂于蜂蜜柿霜羊肺之中，诱虫食之，旋而甘味尽，毒性发而虫患除矣。此非正解，亦可备之，以启悟机。

壬字白凤膏

一切久怯极虚惫，咳嗽吐痰，咯血发热。

黑嘴白鸭（一只） 大京枣（二升） 参苓平胃散（一升） 陈煮酒（一瓶）

上将鸭缚定脚，量患人饮酒多少，随量以酒烫温，将鸭项割开，滴血入酒，搅匀饮之，直入实纳参苓平胃散末，填满鸭肚中，用麻扎定，以砂瓶一个，置鸭在内，四围用火慢煨，将陈酒煮作三次添入，煮干为度，然后食枣子，阴干，随意用参汤化下，后服补髓丹，则补髓生津，和血顺气。

参苓平胃散一升，京枣二升酒一瓶，黑嘴白毛肥鸭一，照方如法制来斟。

陈修园按：怯而日久，虚极而惫，而且咳嗽不已，则肺日因嗽而动扰矣。吐痰不已，则肺因之草木所能治。故用黑嘴白鸭一只为君，盖以毛白者味较清而入肺，嘴黑者骨亦黑而入肾，取金水相生之义，亦资异类有情之物以补之也。最妙入京枣二升，取其甘温以补胃。平胃散一升，取其消导以转胃，胃为五脏六腑之本，胃安则脏腑俱安，与保真汤佐以浓朴同义。叶天士于此书亦参透其旨，但其方随症加入，以致学徒刊刻汇案，用浓朴者，于虚癆门止收一方

，意者，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重其道而不轻传欤，修园则异于是。

癸字补髓丹

久癆虚惫，髓干精竭，血枯气少，服煎药愈后，服此药。

猪脊膂（一条） 羊脊膂（一条） 团鱼（一枚） 乌鸡（一只）

四味制净，去骨存肉，用酒一大碗，于沙瓮内煮熟搗细，再用后药。

大山药（五条） 莲肉（半斤） 京枣（一百枚） 霜柿（十个）

四味修制净，用井花水一大瓶，于沙瓮内煮熟搗细，于前熟肉一处，用慢火熬之，却下明胶（四两） 黄蜡（三两）

上二味逐渐下，与前八味和一处，研成膏子，和平胃散末，四君子汤末，并知母黄柏末各一梧桐子大，每服一百丸，不拘时候，枣汤下。

猪羊脊膂鸡团鱼，煮搗宜当去骨需。霜柿十枚京枣百，建莲八两五条薯。熟和前味熬文火，黄蜡明胶渐入诸。知柏四君平胃末，各和一两制丸茹。

陈修园按：久癆虚惫，髓干精竭等症，服煎药愈后，服此药二十字，是为虚癆既愈症，筹一不历试。初服间或少效，久之无不增剧，名医俱束手无策。然药以治病，食以养人，二语参透，大有妙议。盖得病日久，日在药中，禾黍之肠，改充杂草，肠胃之所恶者药也，若更以药投之，是重困之而不能堪矣。先生用山药、莲肉、京枣、霜柿，取日食之果菜，以悦脾胃之性情，用猪髓、羊髓、团鱼、乌鸡、牛胶，日用之肉食，以充脾胃之虚馁，即扁鹊所谓损其脾者，调其饮食。《内经》所谓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是也。惟方中黄蜡一味，俗医见之，无不惊骇。《本草备要》谓服此物，着于肠胃，令人泻利不止威喜丸用此熔化为丸。王晋三注云：黄蜡性味缓涩，有续绝补髓之功，专调斫丧之阳，分理溃乱之精，故为元阳虚惫，遗浊带下之神品。俗传本草之害人，往往如此，况此丹尽属骨肉有情之品，温养吾身之气血，与无情之草木悬殊。叶天士用人乳粉、秋石霜、血余灰之类，引人身之膏脂，以为继续之计，亦由此方中悟出。若紫河车污秽有毒，服之无不发热减食，岂非惑于以人补人之说，忍心害理，适以自戕也耶？又按：明胶是取嫩肥黄牛皮，以河水制造为之，或用牛肉煎法去滓，再熬成膏，每斤入姜制半夏末二两，名为霞天膏，治癆伤久嗽。乾隆丁未，余肄业鳌峰书院，孟瓶庵师言其督学四川时，患嗽数月，同寅制馈，原素不食牛，拜受而不敢尝。署中阅卷张友，患痰症二十余载，喜而尝之，胶痰成块，吐出甚多，半月全愈，身体立见壮健，附志之以广其传。

王节斋云：人若色欲过度，伤损精血，必生阴虚火动之病，睡中盗汗，午夜发热，哈哈咳嗽肉消瘦，此名癆瘵，最重难治。轻者用药数十服，重者期以岁年，然必须病患惜命，坚心定志，绝房室，息妄想，戒恼怒，节饮食，以自培其根，此谓内外交治，可获全功。

潘按：古人所谓虚劳，皆是纯虚无阳之症，与近日之阴虚火旺者，吐血咳嗽正自相反，误用致害人为幸甚。

周氏总注：予读此十方，俱出人意表，其间次第缓急，可为千百世法，即不必十方并用，要血症者，辄用六味地黄增减，冀其收功，皆由《医贯》入手，而未尝从《神书》体会者也。

彼之肾水衰，（足少阴）则火炎为患，壮水之主，可镇阳光，孰知人之患此病者，阴虚（肾）固多，而他因者，亦复不少。假如从劳役饥饱而得者，其伤在足太阴（脾）矣；从忧患而得者，其伤在手少阴（心）矣；从嗜饮而得者，其伤在手太阴（肺）矣；从愤怒而得者，其伤又在足厥阴（肝）矣。此足致吐血、咳血、咯血等症，岂一壮水可以胜其任乎？总之，人身之血，附气而行者也。一脏伤，则气必不调，而血遂溢于外。故逆则上出，坠则下行，滞则阻痛，寒则凝，热则散，此自然之势也。后之君子，于诊视之际，闻问之余，斟酌而得其情否乎？果能于此着眼，视其病之所伤在何脏？脉之所伤在何部？时之所值在何季？思过半矣。曾治一咯血之人，平日极劳，每咯紫黑色俱成小块者，然必是饱食则多，少食则少，不食或少或无，余以韭汁童便制大黄治之，二服可安，后以补中益气汤加血药而愈。知者以为怪妄，予谓极平常，盖实从《神书》究心，而置《医贯》为谈料者也。

平胃散方（附）

浓朴（姜制，炒） 陈皮（去白，各五两） 苍术（去皮，米泔浸炒，八两） 炙甘草（三两）

本方加人参、茯苓各二两，即名参苓平胃散。

四君子汤（附）

人参 白术 茯苓（各二两） 炙甘草（一两）

跋

吾吴天士叶先生，凡治吐血症，皆祖葛可久《十药神书》，更参以人之性情，病之浅深，随，虽卢扁亦莫可如何矣。家藏此书有年，几获脉望，故亟付梓。然书中仅列十方，世皆以方少忽之，不知十方中错综变化有几千百方。故复采周氏之说，使人粗晓，业是者，更察虚损二字，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自不致概以六味开手矣。古吴瘦樵程永培识。

此叶天士家藏秘书也，前此流传，皆为贗本。余归田后，始得原书，重为订注，附于《伤寒以取胜也。然奇而不离于正，故可取焉。闽长乐陈念祖识。

姑苏葛可久先生，精通方术，与丹溪朱彦修齐名。所着《十药神书》，专治虚损。虽编中仅传，皆为贗本。修园解组后，始得原书，重加注解，将刊附于《伤寒论》、《金匱要略》之后而未果。乙卯岁，萱从旧书坊中，得一钞本

，于今三年矣。遍询方家，俱无是书，不敢私自秘藏，因并作汤方俚歌，亟谋付梓，以广其传，庶不负先生寿世寿人之意云尔。

咸丰岁次疆圉大荒落季冬后学林寿萱谨跋